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作为现代文明大国崛起已是既成事实。大国崛起，如果仅有经济的繁荣和物质财富的累积，而没有国家文化价值的自觉与定位，势必会影响到国家的整体文化形象和文学的正常发展。当下中国作家和文学如何参与国家价值观的建构，如何塑造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的”国家价值观，是值得审慎对待的现实命题。

所谓国家价值观，是从价值观的一般概念延伸而来，主要指一个国家漫长历史过程中积累的具有群体认同基础的共同价值信仰。它建基在国民心理、情感和道德义务基础上，作为一种价值知识、实践准则与价值理想而存在。国家价值观对文学的渗透是多方面的。《荷马史诗》中战争、冒险、爱情、友谊等主题，对诸神传奇的叙述和英雄的歌颂，接受的正是古希腊的国家价值观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主题虽变化多端，但爱国、忠君、侠义、锄奸、离别、思归、团圆等主题，无疑是原点主题。国家价值观凝聚着民族的精神原型，因此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学的人物形象模式，往往形成一种结构性的固定模态。这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虽然古代文学塑造的人物形象种类繁多，但多不过是忠奸、善恶、智愚和孝逆等。国家价值观对叙事文学情节结构的影响同样明显。尽管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众多的文艺理论家和作家都强调叙事文学的情节应该出人意料、引人入胜，但在相当多的戏剧和小说作品中，人物命运的演化、作家的情节构思与谋篇布局，均关涉国家价值观的呈现。国家价值观对文学的意义，更为根本的还在于为作家的审美表达提供基本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言述根据。这种立场和根据对当下中国文学而言，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在《我们的文学需要有我们的文化立场》(《文艺报》2009 年 10 月 31 日)一文中，贾平凹说，“我们没有坚持我们民族文化的立场，我们的血液里没有了中国的哲学、美学，虽然使用的是汉语，但中国的味道不足，这是必然的”。“我们之所以久久没有我们的文化立场，是我们民族的苦难太多，经历了外来的和内部的种种磨难，我们是不如人又极力要改变处境，当我们觉醒时必须要倾诉”。对中国文学当下的病状分析可谓一语中的。

并非说作家们的所有创作就都要以国家价值

观为审美准则，但如果一个时代的作家，整体表现出对国家价值观的隔膜与远拒，这同样很不正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此。当前中国文学或多或少地存在以各种非主流或者说反主流的价值观抵消和对抗国家价值观的现象。这种状况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当代有些作家内在心理结构中反叛、逃离和颠覆“宏大叙事”的潜在意识，显然是文学领域的国家价值观被严重稀释的重要根由。如我们所知，新时期文学是以“赋予人以人性”(阿伦特语)的人道主义启蒙意志，对抗某种历史统一性的主流话语开启文学新时代的，因为激进政治对人的自然、生理欲望的压制，新时期以来文学场域的“个人”，更多是以恢复人的自然和生理欲望为旨归。在对人的自然属性和生理品质的强调中，人的集体、社会、历史和文化属性，在很多作家那里被充分地过滤掉。一方面，如鲁迅、卡夫卡那种独立的、自觉的和充满内省精神的“个人”，在当代文学领域并没有得到真正体现，当下文学缺乏的正是文学亟须的“个人”品质；另一方面，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罪感意识的缺席，对“个人”缺少必要的平衡和节制，故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文学领域泛滥的“个人”，往往是实利原则、价值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同义语。如果说反抗“宏大叙事”的写作传统，是作家主体内部滋生出的某种消融国家价值观的心理冲动，那么若干年来，当代作家追随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写作经验，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哲学过程中，呈现出的叙事和价值认知上的“去中国化”倾向，则是导致文学领域国家价值观弱化的另一缘由。出于反拨当代激进叙事“非文学化”传统与追摹西方“先进”审美经验的目的，新时期至今，中国作家一直就有吸纳世界优秀文学经验，实现中国文学与“世界”对接的朴素愿望。在中国作家对“世界”文学(主要是欧洲和拉美)的接受过程中，艺术技巧的移植和挪用，只是表层的问题，更为深层的则是西方文学涵蕴的思想智性和价值哲学对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反观这些年的文学创作，西方现

代主义的文学观念、主题类别应有尽有。当代中国作家借助西方文学审视问题的思维和方法，对刷新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略显僵化的文学观念，丰富当代中国文学的审美疆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问题是西方作家的问题意识、思维方法、价值眼光，是由他们特殊的历史和社会文化状况决定的；中国作家在借鉴吸取其思想义理和价值方法时，必须注意到中国与西方历史、现实与文化的非同源性关系。不幸的是，当代中国相当多的作家，在一种“弱者”心态和西方“普遍性真理”预设中，错把他乡作故乡，忽略了中国社会的具体语境，忽视了中国社会与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非同步性和差异性。文学创作肆意搬弄和演绎西方社会思潮和哲学观念，充满玄妙的形而上学思辨，缺少对本土性中国经验和中国思想的诗学观照。国家价值观的审美表达，因此消融在西方哲学观念的迷思里。

国家价值观的弱化，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最直观的，就是作家因为缺乏对道德义务与精神价值的“共识力”，以至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对某些社会矛盾的把握，一般不是从社会民众公共认同的精神层面入手，而是在“敌对”的关系结构中把握和塑造人物关系，从而有意无意地放大社会成员间的敌对和冲突性。90 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作家们在叙述不同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人物的关系时，人物与人物间的矛盾性，渐渐让位于某种敌对性。一种因社会分层加剧和利益冲突引发的“仇恨”美学，构成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叙述大众社会时难以弥合的“伤口”。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北村的《愤怒》、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尤凤伟的《泥鳅》、曹征路的《那儿》等都很具有代表性。

因为国家价值观的匮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家在有引导地创设国家正面文化形象方面显得苍白无力，而在面对传统幽暗价值体系时，却不时陷入各种错误的迷思。韩少功的《爸爸爸》、对“鸡头寨”的封闭、停滞、愚昧、落后、残忍的生活形态

虽有理性批判，但对内涵在楚巫文化内部的神秘、古意盎然的生活质态，同样有莫名的崇敬。《红高粱家族》中，莫言以富有现代意味的生命价值对乡土生命精神进行审美观照，但同时又抛开现代社会的理性、节制、正义等原则，用饱含情愫、汪洋恣肆的笔调，在“我爷爷”、“我奶奶”们那些触及人类道德底线的行为中，释读出原始强力、生命本能、自由意志、敢作敢当、敢爱敢恨等信息。这种要么极端地书写民间与传统文化的恶俗，要么不加辨析地美化传统或民间文化糟粕的做法，无论对国家文化形象建设，还是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重建，都是有害无益的。但置身文化冲撞的复杂历史漩涡中，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化价值择取很多时候都是晦暗不明的。特别是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电影《红高粱》《老井》等在国内、国际获奖，作家似乎更是受到莫大鼓舞，书写国家文化的阴暗面更是成为一种难以抵挡的写作暗流。从先锋小说到第三代诗歌，从新写实小说到新生代作家的创作，无不涌动着颠覆和解构国家正面文化形象的暗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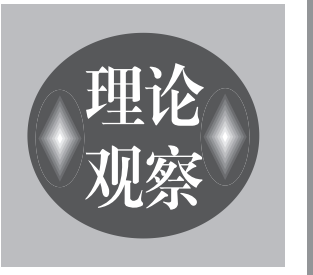
当下中国文学，当如何重塑文学与国家价值观的关系？事实上，文学领域国家价值观的审美贫乏，并不表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没有国家价值观；汶川大地震、中华民族面对灾难爆发出的无疆大爱，就是国家价值观的直观体现。面对灾难，许多公共文学知识分子、民间草根写作者通过文学期刊、报纸乃至网络发表的大量“地震诗歌”、散文随笔和报告文学，也相当真实地传达出我们这个时代国家价值观的思想情感面影。像《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等大批“地震诗歌”的涌现及其引起的强烈社会反响，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思考和反省当代中国文学与社会民众公共认同、审美需求相契合的方向和理路。

就价值向度而言，当代中国文学领域的国家价值观建设三种资源无疑可资借鉴，第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第二是与现代工商业文明相符的现代价值，第三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实践。首要的，就是把握好国家价值观的建设与批

判的张力关系。既然国家价值观是以中国传统文

化、现代社会价值形态与社会主义道德实践作为思想资源，那么当代作家就理应在时代的高度，检视、批判和反省这些价值形态的流弊或曾有的失误，同时对其中具有时代意义的普适性道德原理加以审美阐释，使其发挥帮助人们建立新的生活规范的重要作用。鉴于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基本经验，我们还需要处理好国家价值观和国家政治价值的关系。作家们既要辨识国家价值观与国家政治价值的界限，避免让文学再度沦为政治的附庸与“传声筒”，同时，也没必要对政治意识形态杯弓蛇影。生在政治社会，人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都有政治的渗透，文学不应该刻意规避也无法规避政治。新时期以来，在学术层面上，我们基本上把“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学视为“宏大叙事”的“乌托邦”和“伪崇高”，以否定性的态度视之。创作实践上，以生命哲学瓦解“革命”神话，将英雄的“神性”向日常“人性”还原，是一种普遍的趋势。可问题是，我们在召唤文学尊重生命的“底线伦理”时，何必非要以扼杀“高度伦理”为前提？在当下社会，当某些“底线伦理”都发发可危的时候，这些“高度伦理”虽说未必就是救治道德滑坡的良药，但至少应该构成我们国家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参照。正是如此，当下中国作家在反省革命叙事传统的同时，还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和开放的气度，辩证对待革命叙事传统的精神遗产。

当然，文学毕竟是文学，文学领域国家价值观建设还要处理好与文学审美性的关系。尽管我们强调国家价值观的重要文学意义，但归根结底，国家价值观只能以“文学的”而非“观念的”形式呈现。国家价值观不应是外敷在作品外表的油彩，而应该内化为文学的形象、主题、结构、情节等具体存在。对于以语言



生机勃勃的民间文学运动

□李万武

我想证明这样一种文学事实：在文学大格局中，存在着一个生机勃勃的隐形的民间文学运动。这个民间文学运动萌发于新时期初期，形成于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经济时代，进入新世纪文学阶段，则已本成主流。这个民间文学运动始于民间诗歌运动。最早期的民间诗歌活动可以追溯到“朦胧诗”，后来是年轻人的自由诗写作和中老年人的古体诗词写作活动在民间的广泛兴起。较早给民间诗歌运动公开命名的是诗人沈奇，他说：主要是在经历了商业化进退和消费文化洗刷的双重考验之后，今天的诗歌，已经全面地“毫无保留地返回民间，以独立写作和独立传播为新的运行方式，并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也同时恢复了诗的尊严。数以千计的民间诗社，数以百计的民间诗报和网络诗歌论坛，数以万计的民间自印作品，在‘自由创作’、‘民间传播’的理念支撑下，集结为新的阵营”。(沈奇：《诗歌：从“80 年代”到“新世纪”》，2007 年第 6 期《当代文坛》)其实民间自印(自费)和自行“民间传播”的文学，并不单单是诗歌。文学其它体式如小说、散文、文学理论评论，也都有相当多的自印作品，在城乡民间流布。有人估算过，全国和省作协会员中指望出版社出书的人，大约只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体制内作家，想结集公开发表的作品，都得自费“合同出版”。这种出版物是不能进入市场流

通的，也都是“民间传播”之路。这样看来，单说存在着着一个“民间诗歌运动”就不准确了，应该是存在着一个文学品种齐全的“民间文学运动”。纸媒文学之外，再加上无边的网媒文学，“民间文学运动”就是特别可观的文学景观了。甚至没有办法计算它的存在规模，它比我们习惯上愿意指认的文坛，要广大得多。这个文学人口众多的“民间文学运动”，是空前繁荣的文学大形势所不可无视的结构性存在。怎样认识和对持这种文学存在，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新课题。说这个“民间文学运动”是隐形的，是因为它不易被人们感觉到，不被感觉到差不多就是不被承认。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它不归属文坛，外在于体制；二是它同时外在于市场，是一种“外文坛”和“外市场”的文学存在。其中纸媒部分均是块状的区域性存在，散在，零乱零星，有小组组织不成大系统。只有深入到局部、细部才能感觉到它。比如，到葫芦岛去，那里就依然是“民间文学运动”的一处自发的“基地”。那

里有中国乡土诗人协会承办的民间自办刊物《乡土诗人》，团结了全国各地的民间诗人，依靠会员会费和企业赞助办刊，向遍布全国的会员免费赠阅。每年都有年会活动。《乡土诗人》编辑部落脚在一家印刷企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文学写作者。那里还时常为本市和邻近市及外地民间写作者举办作品研讨活动。整个民间文学运动因为不在体制，才显得不起眼儿或“没什么了不起”。然而，对于民间文学运动的广大参与者，它绝对是重要的，对于共和国文学事业的未来发展，它的存在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位民间诗人，被问及“诗在你的生活中占据什么地位”时，这样回答：“对我而言，诗既是生命之仪式化的神圣托付，又是日常生活方式。以工作来养家养自己，养好了，再拿来养诗，再拿诗来养心，好好地活着。”这话代表了民间文学运动中绝大多数人对待文学的理解和态度，它既回答了文学写作对于个人生命活动的意义，也回

答了民间文学作家为什么肯自费印作品。这里有文学真道理，文学写作作为一种审美创造活动，首先是写给写作者自己的，是用以营养自我心灵，滋养、建构自身身心和精神生命的，是“如春蚕吐丝般”的生命内需，是写作者自我生命塑造和对象化确证。买诗集、写诗、出诗集，不比置办房屋、买粮买菜不重要，而是更重要。它们分别是“一般物质生命活动之必需，和高级精神生命活动之必需。文学首先是精神自用，有益于别人、他人是这之后的事情。凡是能真正感动自己的，就都极有可能感动别人。像民间文学写作者这样对待文学写作，才是朴素的、真诚的。文学从起点上，就不是用来挣钱钱，而是需要花钱经营的。文学可以换点钱花，是经济社会派给文学的次生价值、附加价值。

我们外在于市场的民间文学运动里，感受到了文学的精神原点。这让人联想起中国古代文人们的写作生活。因为民间文学运动门槛不高，甚至是不设门槛，所以其文学性肯定是不整齐的，有的甚至够不上是文学，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从这里看懂什么是“文学回到自身”。“文学回到自身”这个怪异的提法，一直被使用着，却却一直语焉不详。民间文学运动可以启发我们这样理解它：它就是拒绝精神利益以外任何利益诱惑，回到听命于生命和心灵的内在需要，服务于人性和生命境界提升的“自由写作”。大约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人评论民间文学运动“不仅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恢复，更是对以‘诗经’为源头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恢复”。

这个民间文学运动的存在，至少可以说明，在文学的社会读者群日渐萎缩的当下，在遍布全国的新文学运动里，依然聚集着虔诚地把文学当文学来享用的无边人群，文学在这里真正起着文学应该起的作用。仅凭这一点，我们必须正眼端详这部分文学。



的环境》一文认为，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发展的矛盾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人们没有正确地认识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发展，没有全面地把握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发展艰难的根本。当代中国文艺批评仍在反思和批判自身的基础上艰难地前进。当代文艺批评既有“失语”现象，也有响亮的声音。正确地把握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认真区分各种错误的迷思。韩少功的《爸爸爸》、对“鸡头寨”的封闭、停滞、愚昧、落后、残忍的生活形态

书评与公众共在

□徐振杰

诉求；其二，随着经济化、全球化、地缘政治和文化的发

展，环境问题日渐凸现。其三，从公共艺术内部来看，艺术语言得到空前丰富。最后，随着公共空间的商业化趋势的加强，产生了与之相对的福利化公共空间，一大批公园、广场、园林出现。针对这些特点，该书从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公共艺术的语言特点、环境设计艺术、公共空间福利化和商业化特点、社区公共艺术、公共艺术的民主性和开放性、唯理性(公共景观艺术)等不同层面对 90 年代公共艺术的发展作了梳理、分析和研究。

该书在最后一章中对我

国当代公共艺术的发展进行反思与批评，主要体现在对公共艺术受众主体的认识、公共艺术家对艺术语言及公共性的理解、公共艺术主体问题以及公共艺术制度等方面。通过对公共艺术和公众、公共艺术和公共艺术、公共艺术的材料、公共艺术和谐观念以及公共艺术制度等与当代公共艺术相关的问题的分析探讨后认为，我国当代公共艺术存在着急功近利、公众的艺术素养需要提高、缺乏法律保障和长期规划、艺术作品粗制滥造等诸多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办法。

该书观点独特，资料翔实，结构严谨，论述严密，理论性和学术性极强，并附有不同案例研究。相信该书的出版，对于在全球化和城市化速度加快的背景下

的公共艺术的学理、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重新认识公共艺术的社会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将为维护、建设和发展我国公共艺术可行性的理论建立具有

推进作用。

本版责编：熊元义

广告

中華文学选刊
LITERATURE
2010 年第二期

小说
长篇
解密的畅销……张柠
中篇
鱼肠剑(原载《中国作家》)……阿袁
骨科病房(原载《百花洲》)……徐则臣
短篇
住酒店的人(原载《收获》)……哲贵
蛇道鼠道人行道(原载《北京文学》)……孙春平
不敢瞎喷儿(原载《莽原》)……陈铁军

微博精选(选自新浪微博)……陈坤等

一年选载 12 部长篇 24 部中篇 36 部短篇

努力打造
茅盾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
备选文库
主办：人民文学出版社 泰州日报社
邮发代号：82-497 定价：15.00 元/月

小说评论
2010 年第一期要目

小说形势分析
2009 年长篇小说阅读……孟繁华
2009 年长篇小說概評……白桦
2009 年中篇小说印象……何向阳
2009 年短篇小说创作巡礼……洪治纲

论坛纵横
告密与知识者操守……李洁非
乡土中国的命运感……雷达
文学的江湖……彭学明
“力”之文学变道……胡传吉

小说家档案

熊正良访谈录……江磊
熊正良小说这玩意儿……熊正良
熊正良小说的心灵探索……江磊
小说思潮研究
论新世纪生态小说的审美取向……刘亚利
张学军
小说美学逻辑的转型三十年……刘云春
现代小说批评
五四小说的伦理叙事……叶立文
小说作家作品研究
论陈忠实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李遇春
逃离都市欲望生存的艰难寻觅……郭宝亮
对一个社会新阶层的艺术审视与表现……王春林
王安忆“上海书写”中的文化隐喻……郭运恒

小说世界随笔
世纪之变的文化探讨……件垭

本刊声明

近来，有关单位和读者反映，有人冒用本刊名义征集稿件。本刊声明如下：
1、本刊未设立其他采编点或分支机构，也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编辑出版《小说评论》杂志；
2、本刊唯一的办公地点为西安市建国路 83 号，投稿邮箱为 xslpzs@163.com，联系电话为 029-87428615；
3、本刊对冒用本刊名义进行收费和征集稿件的单位和个人将保留起诉权利。敬请广大作者和读者注意，谨防上当受骗。本刊将依法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

百家之言
苦难的文学意义……张建渝
军旅作家短篇小说全国征文
雪地有个兵……(沈阳军区)曾剑
高人之死考……(南京军区)裴指海
中尉是我的同屋……(总政治部)文清雨
坐汽车，坐火车……(广州空军)黄晓强
祝福丁申……牛健哲
我的师兄曹树春(中篇小说)……舟井秘密
看投影的兵……西北狼
整合、规划，再出发(访谈)……张鸿王棵
河珍(短篇小说)……王棵
“较真”的勇气(创作谈)……王棵
行走中原读大书……吕雷
消失的花园……徐三
慵懒的夏天……郭霞
偷鸡者说……胡海洋

汉诗
[每月推介] 刘虹的诗
我是别的事物(外二首)……蓝蓝
树衣裳(外一首)……中林
在骨头里生锈(外一首)……太易

第九届(2009)作品奖评奖揭晓
名誉主编：陈国凯。社长：廖红球。主编：谢望新。常务副主编：展锋。副社长：欧阳露。
邮政代号：46-37。主办单位：广东省作家协会。定价：5.80 元。
地址：广州市天河龙口西路 552 号广东文学艺术中心七楼。邮政编码：510635。
电话：020-38486216。传真：020-38486389。E-mail:gzpz2001@21cn.com。

二〇一〇年第一期(总第五百四十五期)要目
作品
文学月刊